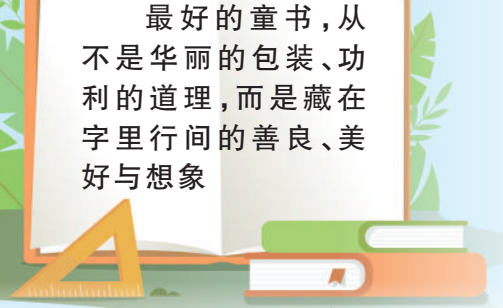


多棱镜

童书不应糅杂功利与厚黑

王 观



最好的童书，从不是华丽的包装、功利的道理，而是藏在字里行间的善良、美好与想象

养心灵的一扇窗。然而本该是干净纯粹、满是童真童趣的儿童读物，如今却出现一些乱象，悄悄侵蚀着孩子们的阅读世界，也让许多家长忧心不已。

美好的本来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不知从何时起，人情世故、厚黑谋略、速成成功学类读物愈发“抢手”，教人圆滑处事、焦虑内卷的内容层出不穷。

孩童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可塑性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且不足。日复一日的阅读，潜移默化塑造着孩子的认知与品格。

大国小家

山东青岛喜憨儿洗车中心帮助心智障碍者找到工作——

一寸一寸擦亮人生

本报记者 王 沛

“洗车吗？”下午1点，一辆车缓缓开入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喜憨儿洗车中心，呼啦一下，就被工作人员围住了。

“这些孩子有心智障碍，是患有脑瘫、孤独症或唐氏综合征等特殊人群，20多岁的年龄，心智只有五六岁。”

2023年，崔永兰创立了青岛市第一家喜憨儿洗车中心，让成年后的心智障碍者走出家庭，走入社会，走上就业岗位。

看到生活的新可能，“有事做、能做事就很幸福”

吴继麟4岁时，确诊儿童孤独症，全家感觉“天都塌了”。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无法与他人建立或维系情感关系，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虽然很沉重，但我们只能接受，我们要更坚强，才能做孩子最强大的后盾。”

“他们学会一项技能，要比健康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李冬梅说，就拿最简单的穿衣服来说，也是一项“大工程”。

“如果不独立，成年后怎么办？以后我们离开了怎么办？”

“尽人事，听天命。”李冬梅说，吴继麟18岁毕业以后，她想出去找工作，但是必须带着孩子，“不敢放手”。

在春雨中心，吴继麟从穿绳、叠信封开始，在一遍一遍地重复劳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吴继麟从小就喜欢汽车，他经常蹲在路边观察，看车子在马路穿梭，听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手把手学洗车，“我把车擦得亮亮的”

“左右、左右”，吴继麟洗车时，嘴里默念这个师傅教的口诀。

为了防止把顾客的车划伤，刚开始，师傅安排吴继麟在瓷砖墙上练，用胶带划出一个格子。

“他们重复一个动作的能力很强，洗车这个工作有很多工序，我们把洗车部位分成8个区域，让他们分工合作，每个人负责固定区域，通过重复训练形成肌肉记忆。”

学的时候，师傅握住他的手腕，带着他做了一遍：手臂抬起，抹布落下，从左到右，水平移动，力度均匀。

刚开始，吴继麟只能在墙上拖出歪斜的水痕，力道时重时轻。

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我每天帮客人洗车，有些客人是附近居民，有些客人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他们看到洗得干干净净的车都很开心，对我们说“谢谢”。

——吴继麟



转转”，格子边缘竟成了“灰色地带”。“这说明他们会遵守制定的规则，只需要耐心指导。”

在这里，从打开水枪到冲洗轮胎，从擦拭车门到清理内饰，师傅耐心将每个流程拆解为数个步骤，指导孩子们一遍又一遍重复练习。

练熟了，就可以擦车了。“我们也担心客人把车划了，但是不练实物他们很难直接上手。”

“妈妈，今天我擦方向盘，没按喇叭。”“我把车擦得亮亮的。”“我今天洗了10辆车。”

许多，还特别愿意跟我分享。”她说。

用劳动实现价值，“规矩就是规矩”

有时候，吴继麟干着活也会情绪发作，崔永兰就会让他回春雨中心纾解一下情绪，做点手工劳动，调整状态再继续。

说起成立初衷，她伸出一只残缺变形的手：“25岁那年我因为工伤成为一名残疾人，打击很大，几乎天天哭，哭了3年。”

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就业一直是痛点。“他们如果是一个人到企业里，很难融入，所以大部分人成年后，就待在家里，也很难与外人交流、接触。”

春雨中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在摸索适合他们的就业模式，联系了十几个企业项目，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量身定岗。

走进中心，有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叠信封，有的孩子在包装，有的孩子在穿绳，这些都是与企业合作找到的适合他们的简单重复的手工劳动。

这些年，崔永兰没有停下找项目的脚步，她



图①：吴继麟手持水枪冲洗车身。图②：吴继麟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擦车。图③：吴继麟擦拭车顶。以上图片均为崔妮妮摄

在网上了解到深圳有一家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模式，经过多次实地考察，觉得适合孩子们。

在青岛市政府、市残联和社会公益机构支持下，2023年10月21日，喜憨儿洗车中心正式开业。合作的洗车中心经理窦云峰坦言：“虽然很想帮他们，但是毕竟要直接面对顾客，一开始还是很担心他们能不能做好。”

不一会儿，吴继麟和工友们把车洗得光亮，他拿起笔，在记录本上认认真真写下“正”字的一笔，一丝不苟。

原来，喜憨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样快，一样干净，一样价钱。额外给的小费总会被孩子们温柔而坚定地婉拒，孩子们用劳动实现自我价值。

“有了工作，就有了尊严，这里是他们跟社会交流的桥梁。”崔永兰说。这是春雨中心第一个面向社会的工作岗位，孩子们在这里锻炼得自信满满。

车辆离开，吴继麟和工友们挥挥手，不够流畅却十分真诚地笑着向顾客告别：“谢谢，请慢走。”

“我喜欢洗车，我要把车洗得亮亮的。”吴继麟说。在这方小小的洗车行里，在日复一日的清水与泡沫之间，吴继麟和工友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擦亮属于自己的人生。

本版责编：蒋雪鸿 版式设计：蔡华伟

枝叶关情

“只有缺氧的高原，没有失养的公路”

主讲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定结养护段应急队队长 普布次仁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带着应急队的7名队员上了尼拉山口。

天气预报说当晚山口有暴雪，风力7—8级。下午段里开了调度会，决定提前把人和机械拉到山口待命。

夜幕降临，交警已经根据气象部门的通知封了路。我还是不时下车巡视，看看有没有车辆被困在风雪里。

我挑了个相对背风的位置，把机械停成一排。我让大家把棉大衣、干粮、热水壶、对讲机都检查了一遍。

了路上。“今天天气不好，等道路交通好了再出发。”说完，我给他留了一壶热水，供他夜间取暖。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天差不多全亮了。我把队员叫过来，安排工作流程：先用装载机把雪梁子和厚雪推开，铲雪车跟在后面清路面，最后滚刷机上，把路面上压实的残雪和薄冰刮干净。

三台机械、三道工序，前后衔接。经过4个多小时的清雪，道路恢复了通行条件。从前夜到收工，我们8个人在山上待了十几个小时。

这样的硬仗，我打了20多年。我1981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定结县的农村，以前，村里人出趟门很难，路不好，一下雨就断，冬天积雪一封就是十天半个月。

刚进道班那些年，条件是真苦。没机械，工具就是铁锹、十字镐，运料用木板手推车。清塌方、补坑槽、疏边沟，全靠力气干。

后来队里设备慢慢多起来。装载机、推土机、压路机……每次来新设备，我都是第一批上去学的。我初中文化，有时看不懂说明书，就听着师傅讲解自己一点点摸索。

再后来，队里有了去四川成都进修的机会，我第一个报名。在学校，老师把机械结构、设备原理一一讲清楚，很多以前不理解的东西一下子通了。

2021年冬天，514省道遭遇了一场大暴雪。我带着队伍赶到，连夜开展保通工作，铲雪除雪，撒盐融冰。一干就是几天。大伙儿忍饥挨饿，摔倒了爬起来接着干，直到路段全部恢复安全通车。



普布次仁正在操作挖机用于养护道路。徐取尧摄，工修生合成素描画

这些年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对讲机随身携带。不管什么时候接到险情，我都是第一个往外走的人。

队里的年轻队员，我一个一个带。开机怎么找平、清雪怎么分层、遇到暗冰怎么处理，没教材，全是我蹲在路边比画着教的。

有人问我，连着干这么些年，不累吗？我说，

习惯了，真让我歇下来，反而不踏实。我的工装就挂在值班室门后面。那件橘黄色工装洗了很多次，颜色已经不那么鲜亮了。

我们日喀则养路工人中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只有缺氧的高原，没有失养的公路。”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本报记者徐取尧采访整理)